

谋天子

以谋布局，布不下人心难测，
以局破谋，破不开本性善恶。

林千羽 / 著

谋天子
MOU TIANZI



林千羽／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谋天子 / 林千羽著. — 武汉: 长江出版社,
2018.4
ISBN 978-7-5492-5691-4

I. ①谋… II. ①林…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71076号

谋天子 / 林千羽 著

- | | |
|-------|---|
| 出 版 | 长江出版社
(武汉市解放大道1863号 邮政编码: 430010) |
| 出 品 | 漫工厂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南湖城投瀚城311 邮政编码: 430079) |
| 出 版 人 | 赵 冕 |
| 选题策划 | 漫工厂产品部 |
| 市场发行 | 长江出版社发行部 |
| 网 址 | http://www.cjpress.com.cn |
| 责任编辑 | 梁 琰 |
| 特约编辑 | 耿 婷 |
| 装帧设计 | 八荒客 棱角视觉 |
| 印 刷 | 深圳市福圣印刷有限公司 |
| 版 次 | 2018年4月第1版 |
| 印 次 | 2018年5月第1次印刷 |
|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
| 印 张 | 16 |
| 字 数 | 303千字 |
| 书 号 | ISBN 978-7-5492-5691-4 |
| 定 价 | 32.80元 |
-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如有质量问题, 请联系本社退换。

电话: 027-82926557 (总编室) 027-82926806 (市场营销部)

目录

【第一章】 以身做子，入局观棋

【第二章】 深藏不露的露

【第三章】 作茧自缚

【第四章】 嫁衣

【第五章】 求官得官

【第六章】 莫问令

【第七章】 谜案下的暗谍

【第八章】 不择手段的底线

【第九章】 锋芒毕露的露

【第十章】 无声的试探

1

14

27

40

53

67

80

93

105

118

谋天子

CONTENTS

【第十一章】	未央计	130
【第十二章】	阳谋的阴谋	142
【第十三章】	有情人终成眷属	155
【第十四章】	九皇子的九	168
【第十五章】	敌人的敌人不是朋友	181
【第十六章】	最意外的暴露	194
【第十七章】	大争之前的不争	205
【第十八章】	成王败寇的决心	218
【第十九章】	一群老妖精	230
【第二十章】	黄雀在后的后	241

/ 第一章 /

以身做子，入局观棋

1

江京城，齐国帝都。

三月是最好的时节，柳如烟，花似锦，莺声燕语，满城春色。而春色最浓的地方，自然是没有夜晚的流光巷。日落之后，这里就会张灯结彩，流光漓漓，甚是热闹。再晚一点，各路贵人便会陆续拥入，他们的目的虽然多种多样，但归根结底也就是两个字——寻欢。

流光巷是有名的烟花之地，而它之所以有名，完全是因为一个人——二十年前，这里开了一家妓院，名叫风月院，而院里的头牌，是一个叫萧倾城的女子。她人如其名，一笑倾城，不仅貌若天仙，才艺更是惊艳，所以很快就被冠以“天下第一美人”的称号。

不过，让她真正声名远播的，其实是另外一些事。

她曾与最负才名的慧亲王有过一段爱情佳话，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却嫁给了当时的太子，也就是当今的皇帝，并且还为其诞下一个皇子。有传言说，她的真实身份是前楚的公主，这么做，完全是为了行复国不轨之事。

正所谓红颜多薄命，她的结局，无疑是个悲剧。

今天的流光巷格外热闹，来的贵人也格外多，他们都聚集在一栋楼前，望着紧闭的大门，以及门上遮着红布的牌匾，满是激动和渴望。因为这里就是风月院，只不过萧倾城死后，它就一直关闭着，到现在，已经整整十年了。

这时，走过来一个白衣少年，他的左眼角处，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十字疤痕，虽然

破坏了他原来俊秀的样貌，却一点都不显得难看，反而还增添了一丝邪魅。他缓缓地走到门前，停了一会儿，然后伸出手，再轻轻一推——门开了。

顿时，无数人兴奋地欢叫！

这个白衣少年名叫白隐衣，是被称为“天下商主”的第一楼的少楼主。他待众人安静下来之后，开口说道：“各位，我正式宣布，今天第一楼重开风月院。”又是一阵欢叫，一个红衣少女飞身而起，揭开红布，只见牌匾上显露出“风月院”三个字。

“不过，为了避开忌讳，以及表示尊重，我要把名字改一下。”白隐衣的话刚说完，就遭到了很多人的质疑，甚至反对，他对这种情况也是早有预料，微微一笑，“我能理解大家的心情，但大家是否能在我改了名字之后，再做评断呢？”

之前的那个红衣少女，抽出佩剑，再次飞身而起，她的动作就像是蜻蜓点水一般，异常轻盈。她挥着剑，在牌匾上轻轻划了两圈，就落回原地。在场的几个江湖人看到后，不禁脱口叫道：“好身手！”紧接着，又听到有人称赞：“好名字！”

原来，红衣少女用剑将“风月”的边给削掉了，变成了“虫二”。

“风月无边，虫二院出于风月，却又胜于风月，这名字改得妙啊。”说话的是一个锦衣少年，一身富贵，风度翩翩。他叫云飞，在这江京城里，是有名的风流之人，当然，也是有名的才子。但是最让他出名的，却是他的身份——壮亲王世子。

“能得到小王爷的称赞，真是荣幸之至啊。”白隐衣拱手行礼道。

“白少楼主过谦了，你的才名，可是众人皆知的。”云飞拱手还礼，然后又道，“不过，要想重开这风月院，只是推开门，或是改个名字，那还远远不够。”

“小王爷说得极是。”白隐衣表示认同，微笑道，“大家都知道，风月院有双绝，是才艺和美貌。所以，我虫二院也不能逊色，给大家准备了三绝，分别是文才、武略和知心解语。”

此言一出，众人似乎都有了兴趣，纷纷小声议论。

云飞轻轻摇着折扇，道：“白少楼主，你要清楚，风月院的双绝，那可是来自天下第一美人萧倾城。所以，你这虫二院的三绝，也一定要有些讲究才行。”

“那是自然。”白隐衣请出两个少女，一个身穿红衣，正是之前飞身挥剑的那个；另一个身穿蓝衣，一直在给他剥橘子吃。这二人样貌秀丽，都是二八年华，甚是可人。

“听说过第一楼的人，就一定听说过我白隐衣，而听说过我白隐衣的人，就一定听说过我身边有两个形影不离的侍女。”他一边说一边指向蓝衣少女，“清风擅文，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无一不精，从今以后，她就在这虫二院内，恭迎天下的文人雅士。”他又指向红衣少女，“明月擅武，拳脚兵器内功点穴无一不通，所以，也欢迎各路的江湖豪客入院切磋。”

其实，清风和明月之所以能被众人听知，更多的还是因为她们侍女之外的另一个身份。清风的太爷爷是前楚时的文学大家子曰书，如今已是八十多岁的高龄，虽然齐国重武，但也绝不轻文，子曰书老先生被奉为圣贤，是天下读书人的老师，地位更胜从前。而明月的师父，是一位早就归隐山林的江湖高人，虽然没有人知道他的姓名，但是所有人都知道他的绰号——七步剑君。传说他独创了一套非常诡异的剑法，每一剑都需要走九步，九剑共八十一步，走得越多，威力越大。

不过，这只是剑招，而非剑意。

这套剑法的剑意是乾坤逆转，步步凝练。也就是说，走得越少，威力越大。但是，他每走一步，都挥出了九剑，只是从第二步开始，他就一直在重复之前九剑的某种变化。至于他的绰号，很明显，他已经走到了七步——七步之内，必败对手。

不管怎么说，这两个少女无疑都是天之骄子般的人物。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却都心甘情愿地给白隐衣做侍女。虽然第一楼有钱，并且有很多钱，甚至多到富可敌国，也虽然在这个世界上的很多事，都是可以用钱来解决的，但是这件事，绝对除外。

云飞很是吃惊，他没有想到，白隐衣竟然能割舍这样的两个侍女。

当然，让他更没有想到的是，清风和明月竟然没有拒绝。毕竟她们出身高贵，而虫二院再怎么说，也只不过是一家妓院而已。他百思不解地看着白隐衣，仿佛是在看一个谜，就像他的名字一样，似乎一个“隐”字，就注定了神秘。他慢慢回过神，不动声色道：“这文绝和武绝倒是够了，不知你的心绝又是什么？”

“缥缈山横跨齐、魏两国，山中共有一千三百六十八峰，峰峰云雾萦绕，犹如仙境。各峰的露水和雨水流往低处，汇聚成了一个湖，湖本无名，却被人叫成知心湖。而在湖边，盛开着一一种花，这花也是无名，却被人称作解语花。”白隐衣说到这，有意停下，不再言语。

众人听了他的话，有的满脸疑惑，似乎没有明白，有的满脸惊讶，似乎已经理解。但不管是没有明白的，还是已经理解的，都没有开口说话。就这样，短暂的沉默过后，白隐衣又接着说道：“它们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名字，完全是因为湖中玲珑小筑的主人。”

“你不会……把从不踏出玲珑小筑的玲珑心请来了吧？”云飞道。

“能配得上我虫二院心绝的，自然非她莫属。”白隐衣道。

这时，虫二院最高层的窗户被推开，大家看到了一个身穿水绿色衣裙的女子，那模样也就是二十岁左右的年纪，但却满是高冷和孤傲，仿佛不食人间烟火一般，给人一种望尘莫及的距离感，让人觉得自己和她根本就是两个不同世界的人。

“玲珑心——只是你们一厢情愿的叫法，我名叫苏迎迎。”她的声音听不出丝毫情感，有一种拒人千里之外的冷漠，但同时，又有一种洞悉人心的智慧和敏锐。

“真的是她！”在场的贵人中，有一个曾经有幸去过她的玲珑小筑。

“我虽然踏出了玲珑小筑，但玲珑小筑的规矩不变。”苏迎迎的话说得又轻又缓，不过，却让每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她的语气中似乎带着一种不容拒绝的命令感，“一天只有一个客人能登上这虫二院的三楼。并且，要由我亲自选。”

“苏姑娘，那今天来了这么多客人，你准备选谁呢？”白隐衣问。

“我选你如何？”苏迎迎道。

“我？”白隐衣有些意外，“我是你的老板，不是你的客人。”

“所以，你可以省下玲珑解的钱了。”苏迎迎认真道。

白隐衣见她不像是开玩笑——事实上，也没有人见过她开玩笑，便也认真道：“既然苏姑娘坚持，那我就做一次亏本生意，少赚一笔钱。”

他说完，就走上楼梯，准备登上三楼。

苏迎迎阻止道：“你不是客人，就不用上来了。”

白隐衣一听，怔在楼梯中间，上也不是，下也不是，非常尴尬。

苏迎迎完全不理睬他的尴尬，自顾自地说道：“三个月前，江湖中出现了一个人，名叫冷剑秋。他从外境五族的边塞城开始，一路南下，先入魏国，再进齐国。他在路上一共挑战了一百名江湖高手，并且未尝一败。”

这件事，虽然在江湖上传得沸沸扬扬，但在朝堂上，却是很少有人听说。所以，在场众多贵人的脸上，表情各不相同。

“百战百胜之后，他不再挑战任何人，也不接受任何人的挑战，除了……第一楼。”苏迎迎有意停顿了一下，望着白隐衣，接着说道，“虽然外人并不知道他走进第一楼后发生了什么，但是却知道他走出第一楼后发生了什么。那就是——他成为第一楼的人。很多人都猜测，一定是第一楼给他开了一个无法拒绝的价钱。白少楼主，他们猜测得对吗？”

“为什么一定是我用钱收买了他，而不是我用剑打败了他？”白隐衣反问。

“你会用剑吗？”苏迎迎也反问。

白隐衣神色一滞，面露窘色，连忙呵呵干笑了几声，用来掩饰。他随后说道：“有明月在我身边，哪里还需要我用剑？”他转而又道，“不过，话说回来，苏姑娘的问题，已经涉及我第一楼的商业机密，所以，实在是不方便透露。”

“三天前，在大理寺的杜大人家中，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现了一封检举信。”苏迎迎并不纠缠，似乎对此一点兴趣都没有，她话锋一转，让人完全听不明白她到底想说什么，“信里的内容是说第一楼偷税漏税，金额巨大。于是，杜大人便派人到苏州去调查。”

众人都露出惊讶之色，纷纷望向白隐衣。

他强作镇定，看似不动声色，其实是不知该如何动。

“可是，第一楼的老楼主白王孙是一个极其神秘的人物，只是听说，从未见过。”苏迎迎的声音继续传来，“所以，杜大人只能找你这个少楼主来协助调查了。”她说着，眉眼一瞥，望向人群中一个颇显英姿的少年，“小杜大人，我说得对吗？”

这个“小杜大人”名叫杜平，是大理寺少卿，也是大理寺卿杜腾的亲生儿子。这种关系的存在，让他们父子都很尴尬，并且备受质疑。所以，他为了平息那些风言风语，只能付出远远超乎常人的努力，来证明自己的能力。

“苏姑娘这颗玲珑心，果然是名不虚传。”杜平掏出大理寺腰牌，表明身份，然后向白隐衣轻轻抱拳道，“白少楼主，看来要麻烦你跟我们走一趟了。”他见白隐衣面露迟疑，又道，“如果你还有客人要招待，我可以继续等。”

白隐衣心想自己是躲不过去了，索性潇洒一些，干脆道：“那倒不必。来我虫二院的客人，自然是有姑娘们招待。”他走下楼梯，又回望楼上的苏迎迎，“苏姑娘，你既然早就知道，为什么不提醒我？难道你就是这样还我人情的吗？”

“白少楼主，你想多了。我还你的人情，只是答应你来这虫二院。”苏迎迎道。

白隐衣露出一丝苦笑，深深叹息了一声，无奈地摇了摇头。这时清风和明月跟上来，满是担心地叫道：“少爷！”

“没事的。我走后，你们去找七叔，他会知道怎么做。”白隐衣安慰道。

2

云飞站在原地，望着白隐衣和杜平渐渐远去的背影，面色深沉，似乎在思考什么。他唤来身边的随从，吩咐道：“你跟在后面，不要被发现。”

“是。”随从应了一声，便消失在人群中。

“表哥。”一个身穿男装的少女跑了过来，她叫岳一诺，父亲是兵部尚书岳风，母亲是长公主云渺，而她自己，也被封为了郡主。

“一诺？你怎么来了？”云飞有些意外。

“我和表姐一起来的。”岳一诺道。

在她身后，还有两个人，一男一女。女的叫云未央，和她一样，都穿着男装，是当今皇后的独生女儿，也是当今皇帝最宠爱的公主。男的叫刘锦瑞，父亲是户部尚书刘承志，与皇后是亲兄妹的关系。可能是受父亲影响的缘故，他从小就对钱感兴趣，

对赚钱更有天赋。这才不到二十岁的年纪，就已经开了十几家商铺。

“哥，我有事要与你商量。”云未央道。

“这里人多嘴杂，我们换个地方。”云飞道。

“要不……去我店里？”刘锦瑞提议道。

“哪个店？”云飞问。

“就是对面的怡红院，我几天前刚开的。”刘锦瑞伸出手，不自觉地挠了挠头，他微胖的脸上泛起了一丝红润，似乎有些不好意思，他说这话的时候还偷偷瞄了一眼旁边的云未央，仿佛很怕她生气。可是见她并无反应，倒是有些失落了。

“锦瑞，你可以啊，竟然把生意都做到流光巷来了。”云飞打趣道。

横穿过一条二十米的大街，就到了怡红院。刘锦瑞直接把大家请进三楼的雅间，并吩咐人上了一些酒菜，待酒菜上来之后，又吩咐人不准打扰。他说话的语气和做事的样子，都很像一个成熟的老板，和平时与云飞、云未央在一起时，完全判若两人。

“哥，关于第一楼偷税漏税的事，你听说了没有？”云未央问。

“刚刚听说了，杜平已经把白隐衣带回了大理寺。”云飞道。

“我在宫中得到消息，好像太子两天前就知道了，并且要借机拉拢。”

云飞沉思着，大理寺如此重要，里面一定有太子的人，不然以杜腾缜密的心思，是绝不会让这个消息泄漏出去的。他开口道：“以太子的手段，就算人被关在大理寺，他也完全可以大事化小，甚至小事化了。但对第一楼来说，却是一份人情，而白隐衣这个人，尤其看重人情，不管是别人欠他的，还是他欠别人的。”

“这件事并不难办，如果由我或是你来亲自出面，或许还能抢在太子的前面。”云未央有些着急，她犹豫了一下，又补充道，“至少，不会让第一楼把这份人情全都记在他一个人的身上。”

云飞眯起眼睛，微微皱着眉头，意味深长地说道：“这件事，恐怕不是看到的那么简单。”他顿了顿，加重语气，又道，“刚刚在虫二院，我听见玲珑心提到了冷剑秋，虽然她没有说明他和这件事的关系，但既然提到了他，就一定有关系。所以，我怀疑，把检举信神不知鬼不觉送到杜府的人，就是他。并且，还会有一些证据。”

“冷剑秋？我听说过这个人。”云未央疑惑道，“难道……他是大理寺的人？”

“从江湖切入，历经数月，途经三国，先是打败一百名高手，再是引起第一楼的关注，进入第一楼。这种做法，可不是大理寺的风格。”云飞道。

云未央点了点头，迟疑道：“听起来……倒是像天机院的风格。”

“不错。我也是这么想的。”云飞语气肯定，“而事关天机院，那就一定事关陛下。而事关陛下，那我们就不能轻举妄动了。”

“你怀疑……是父皇要查第一楼？”云未央问。

“这几年，江北十四州，连续遭受洪灾，想必国库里的银子已经不多了吧。”云飞道。

“我听父亲提起过，他为这件事，很是忧心。”刘锦瑞在旁边插话道。

“国库空虚无银，我们的陛下，肯定也是非常忧心。而天机院的莫院长，作为陛下的绝对亲信，是一定会想办法为陛下分忧的。”云飞道。

“被天机院盯上，可要比被父皇盯上更加麻烦。”云未央道。

“是啊，天机院行事诡秘，实在是让人难以捉摸。”云飞道。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云未央问。

“先静观其变，若是有时机，或许还可以后发先至。”云飞沉思着，又道，“退一步来讲，就算让太子得了这一手，他恐怕也得付出一些代价。甚至，还有可能得不偿失。要知道，白隐衣可不好糊弄，而莫院长更不可能，何况在莫院长的背后，还有陛下呢。”他想了想，接着说道，“对了，有一个人，可能需要去拜访一下。”

“什么人？”

“第一楼的七掌柜——金满堂。”

白隐衣跟着杜平来到大理寺，这一路上并肩而行，有说有笑，杜平对他还算恭敬，至少没有把他当成犯人。可是，刚走进大理寺的大门，这种恭敬就荡然无存了，连询问都没有，直接就把他关进了牢房。他不解地问道：“小杜大人，你这是什么意思？”

“天色已晚，明日再审。”杜平道。

“那你为何今夜就把我请来？”白隐衣问。

“白少楼主，实话跟你说了吧，和检举信一同出现的，还有一个账本，上面详细记载了第一楼这些年偷税漏税的凭证，我父亲正在派人连夜核实。”杜平解释道，“所以，就先委屈白少楼主在这过一夜了，稍后儿我会命人送来被褥和酒菜。”

杜平走后不久，就有人送来了被褥和酒菜。

白隐衣看了一眼，发现被褥是崭新的，酒菜是上好的。心中的郁闷顿时散了一大半，深呼吸道：“既来之，则安之。”说着，他就泰然而坐，潇洒地吃喝起来。

“一个人喝酒，岂不寂寞？”牢房外，不知何时出现了一个人。

“是你！”白隐衣认出了他，正是冷剑秋，“果然是你！”

“看来，我并没有让白少楼主失望啊。”冷剑秋面无表情，语气冷淡，拿出钥匙，打开门锁，走进来，坐在他对面。

“你为什么要出卖我？”白隐衣问。

“出卖？”冷剑秋端起一杯酒，一饮而尽，说道，“不不不，我本就是朝廷的人，所以根本就谈不上什么出卖。”

“原来如此。”白隐衣彻底明白了，“这么说，你们是有意针对我第一楼了。”

“可以这么理解，但也没有你想象得那么针对。”冷剑秋道。

“说吧，你们到底想从我第一楼得到什么？”白隐衣问。

“白少楼主，此言差矣。”冷剑秋并不赞同他的说法，“你和我都清楚，我拿回来的那个账本，里面关于偷税漏税的记载，桩桩件件都是事实，无一伪造。虽然有一些，因为时间久远，或是事过境迁、物是人非的关系，很难查证，成了糊涂账。但更多的，还是清清楚楚，证据确凿。所以，不是我们想从第一楼得到什么，而是第一楼应该还给我们什么。”

“你们想要钱？”白隐衣有些意外，甚至有些不敢相信，他再次问道，“你们费了这么大的周折，真的只是为了钱？”

“账上的记载，第一楼这些年偷税漏税的金额至少有一千万两白银，而我们现在可以给你打一个对折，也就是五百万两。”冷剑秋提出了自己的条件，“我们保证你没有案底，没有污名，就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第一楼仍然还是天下商主。”

“你们……代表的是个人？还是朝廷？”白隐衣问。

“我既然是朝廷的人，那个人和朝廷又有什么区别？”冷剑秋反问。

白隐衣一怔，沉思片刻后，忽然哈哈大笑道：“原来是皇帝的国库，想从我第一楼的银库里化缘，分杯羹啊。看来，这些年，陛下的日子并不好过呀。”

“白少楼主，你要明白，是我们放了你第一楼一马。”冷剑秋的语气变得凌厉起来，“你们可以不感恩戴德，但是却不可以颠倒黑白，扰乱是非。”

“哼！谁放谁的话，现在说还太早了。”白隐衣抬眼一笑，那笑容和他左脸眼角处的十字疤痕相映，显得异常邪魅。他语气生硬道：“你凭什么料定，我就一定会答应呢？”

冷剑秋一滞，“你……难道还会不答应？”

白隐衣嘿嘿笑着，“我需要时间考虑。”

“一晚，你只有一晚的时间。”

“一晚，也差不多够了。”

白隐衣望着冷剑秋离开的背影，不禁有些疑惑，为什么朝廷不光明正大地走司法

程序，而是偷偷摸摸地暗地里交易？其实，对于这件事，朝廷也是很无奈。若走司法程序，就算有证据，但涉及第一楼，就一定会引起天下商人注目。那样一点一点地核实证据，再到最后判决补罚税款，少说也得一年之后，可是朝廷，现在却是急需用钱。

再就是，第一楼的商铺虽然遍及魏国和外境五族，但它的根基却是在齐国。所以，若是它的声誉受损，影响了生意，那连带受影响和损失的就是朝廷，毕竟在商人赋税这块，第一楼占了七成之多。还有，在几年前，齐国与外境五族和魏国发生战争时，第一楼曾无条件地捐助了很多兵马和粮草。这个人情，就算是为国效力，人人有责，也是不能不还的。

“白少楼主，在思考什么呢？这么入神。”一个少年走过来问道。

白隐衣回过神，看着他，笑道：“原来是卫公子，我今晚的客人，还真是多呀。”

这个卫公子名叫卫一鸣，他的太爷爷是卫国公，爷爷是丞相，父亲是翰林院大学士，姑姑是最得宠的卫贵妃，而卫贵妃的儿子云恪——也就是他的表哥，正是当朝的太子。就算在权利最集中的江京城，他的家族，也绝对称得上显赫。

“怎么？除了我之外，还有别的客人？”卫一鸣问。

“刚刚就送走了一个。”白隐衣道。

“是谁？”

“和你一样，都是有朝廷背景的人。”

卫一鸣见他不想说，便也不再追问，开门见山道：“我这次来，是想帮助白少楼主，摆脱眼下的牢狱之灾。”

“哦？卫公子，我们虽有相识，但却未有深交，你为什么要帮我？”白隐衣问。

“白少楼主，你的事，虽然只是偷税漏税，看起来并不严重，但因为涉及金额巨大，太过惹人瞩目，又是大理寺的杜大人亲自查办，所以，以我的能力，还帮不了你。”卫一鸣停顿了一下，语气一转，又缓缓说道，“能帮你的，是另有其人。”

“是谁？”白隐衣问。

“当朝太子。”卫一鸣回答。

“太子？”白隐衣非常意外，满是疑惑，“我与太子毫不相识，他为什么要帮我？”

“白少楼主，你是聪明人，我就对你开诚布公了。”卫一鸣脸色郑重，认真道，“陛下虽正值壮年，但却有顽疾缠身。而关于皇位之争，太子虽是正统，却也不能有丝毫大意。当今朝中的权势格局，主要分成两派。一派是太子，另一派是武王。武王的母亲出身卑贱，是外境五族的牧民，并且早就死了。而他自己本身，虽有战功，却并无多少势力。可是壮亲王和刘皇后却全力支持他，进而吏部、户部和兵部也都倒向

了他。”

“这么说来，他的确有和太子分庭抗礼的资格。”白隐衣道。

“是啊。皇位之争，历朝历代都是充满了变数。”卫一鸣推心置腹地说，“朝中剩下的一些人，大多都是陛下的忠臣，不会轻易参与党争。所以，要想增加胜算，就只能向朝外扩张势力。而朝外，就是江湖。第一楼虽然只是经商，并非江湖中人，但自从冷剑秋归附后，第一楼也在江湖中有了极高的地位。”

“卫公子，你不够坦诚。其实太子看重的，不过是我第一楼的钱而已。”白隐衣道。

卫一鸣并不否认，开口说道：“但更看重的，还是你的人。因为不管是钱，还是江湖地位，归根究底，都属于你这个人。并且，只属于你这个人。”

白隐衣略有沉思，道：“党派相争是一把双刃剑，我为什么要参与？”

“作为商人，你可以锦衣玉食，荣华富贵，过着最舒适的生活。但是，却不可以改变你的商人地位。”卫一鸣的话直中要害，“不然，你也不会被关在这里而无能为力了。别说是从三品的大理寺卿要关你，就是九品的县令要关你，你同样都是无能为力。”

白隐衣被他的话刺痛，道：“太子肯让我做官？”

“四品以下，任你挑选。”卫一鸣道。

“那四品以上呢？”白隐衣问。

“四品以上，不能直接上任，所以，需要一些过渡。”卫一鸣回答。

白隐衣沉默着，似乎是在心里权衡利弊，好一会儿才开口道：“那太子想怎么帮我？”

“如果放任大理寺继续这么调查下去，那第一楼不仅要被罚交税款，你这个少楼主恐怕有一年半载的牢狱之灾。”卫一鸣语气沉重，忽然又一转，轻松道，“不过，你不用担心，太子会动用一些关系和手段，让你免除牢狱之灾，只要补交税款就行了。并且，不会有案底，不会有污名，就像以前一样，什么都不会有，清清白白。”

白隐衣心想，这条件可比冷剑秋给的差远了，不禁笑道：“卫公子，你太危言耸听了。而且，也太小看我白隐衣了。你若是想吓住我，那就真的是打错算盘了。”

卫一鸣一怔，道：“你这是什么意思？”

白隐衣一副悠闲的样子，道：“如果你没来，别说是一千万两，就是再多一千万两，我也可以拿。但是你来了，那我就一两都不会拿。”

卫一鸣满脸惊讶，道：“这是为什么？”

“太子帮我，无非就是想让我欠他一个人情，也借此向我表示一下诚意。这样，才有我日后还人情时的归附，和参与党争。所以，这个人情，我怎么能自己来买单？”

卫一鸣很是苦恼，他本来以为，既然第一楼很有钱，就应该不在乎钱，借钱消灾才对。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却变得一毛不拔起来。他有些无计可施，但一想起出来前与太子的保证，和太子要拉拢的决心，还是为难：“一千万两，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那就是太子的事了。”白隐衣有意停顿，又道，“又或者，是武王的事。”说完，便事不关己地转过身，显然是要送客。

卫一鸣听到“武王”二字，不禁有些心慌，心想他也一定派人过来了，失声道：“白少楼主……”他的语气里，已经没有了一丝强硬。

“一千万两，只不过是账面上的数字而已。”白隐衣又转回身，走上前道，“其实，太子只需要找一个高明一点的账房先生，针对性地做一个以假乱真的账本即可，这样就可以把偷漏掉的税款抹去十之七八。只是这种手段，大家都心知肚明，不能查得太深。所以，还需要太子动用一些关系，让大家能心照不宣才行。这样，一切就变得简单多了。”

卫一鸣眼睛一亮，道：“白少楼主，不知哪里能请到这么高明的账房先生？”

白隐衣道：“在我第一楼里，随便拉出来一个掌柜，都可以。”

“那还请白少楼主推荐一位。”卫一鸣道。

“好吧，你可以去找我的七叔，金满堂。”白隐衣摘下自己的玉扳指，递过去道，“你把这个给他，就说是我让你去找他的，那他自然会全力帮你。”

卫一鸣接过扳指，喜道：“那就多谢白少楼主了。”

4

第一楼有二十七个大掌柜，七十二个小掌柜，共九十九个管事人，分布在三个国家的各个地方。而少楼主白隐衣，就是第一百个管事人。至于老楼主白王孙，早在几年前，就很少过问楼里的生意了，一直是醉心于山水，神龙见首不见尾。

金满堂在大掌柜中，排行第七，负责打理第一楼在京城里的所有生意。

他是一个走起路来一颤一颤的胖子，就像是一个扭动的大肉球，很是滑稽。他的手指上、手腕上、脖子上和腰上，都戴满了金光灿灿的饰品，随随便便的一件，就够普通人家吃喝一辈子了。而他所住的私宅金园，更是和他的名字一样，真的是金满堂，非常奢华，几乎到处都能看到闪闪的金子。

金满堂有一个嗜好，就是爱吃。此时已经是深夜了，他的面前，还是一桌子的酒菜。

不过，他却只是坐在那里，并没有动筷子。因为在桌子旁边，站着两个秀美少女，正是清风和明月。他很清楚她们的身份，所以不敢有丝毫怠慢。

“两位少奶奶，少楼主的事，我心里有数，你们就放心吧。”金满堂安慰道。

清风和明月一听到“少奶奶”三个字，顿时就羞红了脸，支支吾吾地说道：“七叔，那……少爷什么时候能回来？”

“不会太久的。”金满堂眯着眼睛，笑起来就像是一尊弥勒佛。

清风和明月向金满堂告别，然后被仆人送出金园，在门口处遇到了迎面走来的云飞，主动上前施礼道：“小王爷。”

云飞大方还礼，道：“两位姑娘，这么晚了，可需要我送你们回去？”

“不敢劳烦小王爷，我们姐妹自己回去就可以。”清风道。

云飞本来是想再多寒暄几句，毕竟和她们亲近了，就等于和白隐衣亲近了，可是话已经到了嘴边，却没有说出来。因为他看到不远处走过来一个人，正是卫一鸣。心想他一定也是来找金满堂的，不管怎么样，绝不能让他再占先机了。

“那两位姑娘慢走，我还有些事情要去办。”云飞道。

“恭送小王爷。”清风道。

卫一鸣看到了他，立即加快脚步，一路小跑过来，叫道：“小王爷，你等等我。”

云飞假装没听见，敲响了金园的大门，可是等到仆人来开门时，卫一鸣也赶到了。两个人彼此心照不宣地笑着，相互打招呼，很是客气。

金满堂对他们的到来，其实并不感到意外，但还是表现出很意外的样子，道：“小王爷，卫公子，真是有失远迎，有失远迎啊。”

云飞拱手道：“金掌柜，是我们深夜打扰，冒昧了。”

金满堂笑道：“这是哪里话，来，请坐。”

还没坐下，卫一鸣就特意上前走了一步，道：“金掌柜，实不相瞒，我是刚从大理寺出来，受白少楼主所托，把这个交给你。”说着，他便把扳指递过去。同时，又一脸得意地望了身边的云飞一眼。而云飞看着扳指，心里虽有震惊，但脸上却不露声色。

金满堂接过扳指，郑重道：“卫公子，我家少楼主可好？”

“金掌柜放心，白少楼主一切安好。只是，他有些话，让我带给你。”

“是什么话？”

卫一鸣左右看了一眼，犹豫道：“金掌柜，我们可否换内堂说话？”

金满堂脸上露出为难之色，目光转望向云飞，毕竟他是壮亲王世子，身份高贵，不好就这样晾在一边，迟疑道：“那小王爷……”